

□倪自放

高度： 叙事聚焦“文明守望”

重大历史题材剧《太平年》，主要讲述在纷争割据、社会动荡的五代末年至北宋初期，吴越国君主钱弘俶一路成长，担负起天下责任，内除奸臣、外御强敌，并于北宋太平兴国三年“纳土归宋”，助力实现天下太平的历史故事。

过往历史剧的创作重心，多聚焦于大一统王朝的盛衰轮回，或是乱世中诸侯争霸的铁血权谋，对于五代十国这样政权更迭频繁、格局错综复杂的分裂时期，往往仅作猎奇式的战争渲染，鲜少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明逻辑。《太平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跳出了传统叙事窠臼，以双线叙事聚焦中原硝烟和吴越风云，在分裂的乱世图景中，探寻文明延续的另一种可能。

《太平年》在叙事上聚焦“文明守望”，具体体现在两点，一是“钱九郎叙事角度”，二是对“四次黄袍加身”的细节化处理。

首先，《太平年》以五代十国这样的乱世为叙事背景，但剧集并未沉迷于权力更迭的戏剧性冲突，而是以钱氏家族治理下的吴越国为核心载体，勾勒出乱世中的一片文明绿洲。

相当多的篇幅里，钱弘俶视角或者吴越视角占据重要位置，在艺术创作上，钱弘俶是绝对主角，剧集用了至少十集的篇幅展现钱家九郎到吴越国主的人物成长弧光。在中原大地饱受战火蹂躏，百姓流离失所的年代，吴越国秉持开国君主钱镠“保境安民”的治国理念，轻徭薄赋，兴修水利，拓展海贸，在割据势力的夹缝中构建起相对安定的民生图景。剧集浓墨重彩呈现的“纳土归宋”，绝非简单的政权臣服，而是钱弘俶以苍生为念，为避免东南生灵涂炭做出的主动抉择，是“以民为先”治理思想的体现。这种题材挖掘，不仅填补了五代十国影视叙事的空白，更重塑了乱世历史的表达维度——历史不止有争霸的铁血，更有文明在绝境中的坚守与抉择。

其次，对“黄袍加身”故事拒绝庸俗化处理，让《太平年》对这段历史艺术化演绎脱离了“权谋剧”的痕迹，而有了历史的高度。

作为成语的“黄袍加身”一词，正史中有明确的记载，《宋史·太祖本纪》：“诸校露刃立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在五代十国期间，后唐的两代君主以及后汉的刘知远、后周的郭威以及赵匡胤，历史上均有黄袍加身史实，只不过有的是真的黄袍，有的是如剧中所描述的纛旗，即军中带有仪仗作用的黄色旗子。

《太平年》剧中有四次黄袍加身戏码，刘知远、郭威、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均有正史记载，钱弘俶那次黄袍加身是艺术虚构。按剧情顺序，四次黄袍加身故事的戏剧结构非常完整，且渐次发展，逐步走向剧集要表达的太平年这一核心追求。剧中刘知远的黄袍加身符合历史情境，将刘知远假拒绝真登基表现得淋漓尽致。其时，郭威是那个给刘知远披上黄袍的人，历史记载中并没有作为后辈的赵匡胤近距离观看刘知远黄袍加身的内容，但剧集中让赵匡胤加入这一场景，为后续的剧情发展做了铺垫。郭威的黄袍加身，不管是历史记载还是剧中的表达，都符合人物成长的逻辑，目睹连年战乱、全家100多口人被杀的郭威黄袍加身，这个人物被动的意味以及对和平年景的追求都顺理成章地成立。及至赵匡胤黄袍加身，剧情有了郭威给赵匡胤纛旗的戏份。

温度： 太平年下饮一杯热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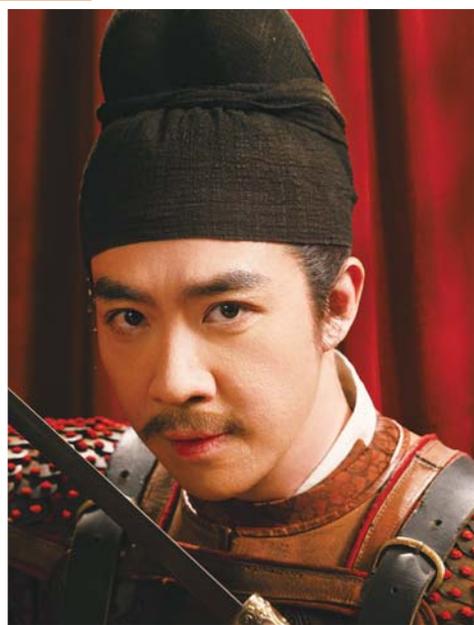
《太平年》所表现的五代十国时期，不管是正史记载还是剧集中的表述，都是一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混乱年代，剧中出现的人物众多，但剧集的核心故事线，聚焦的是三兄弟钱弘俶、郭荣、赵匡胤的乱世成长。

在真实历史框架下，《太平年》重点构建了钱弘俶北上中原、结识赵匡胤与郭荣，三



历史题材大剧缺席市场已经有相当长时间了。谈到有质感的历史题材大剧，要数到名字的依然是《雍正王朝》《贞观长歌》《汉武帝》以及《大秦帝国》系列等。《太平年》成剧集市场热点，在于它拒绝戏说与玄幻，以严谨的创作态度将厚重的历史转化为富有张力的戏剧结构与动人的人物命运，让千年前历史人物的坚韧、智慧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穿越时空与当代观众产生共鸣。

近观《太平年》： 历史剧的高度、温度与深度



人许愿“太平年下饮一杯热酒”的家国故事线，让观众得以跟随钱弘俶的视角，亲历乱世，从而深刻理解其“保境安民”与“纳土归宋”选择的思想脉络与历史逻辑，使人物形象充满了历史说服力与艺术感染力，也是《太平年》所呈现的乱世中的温度。钱弘俶、赵匡胤与郭荣三次有典型意义的同框，不断强化了“太平年下饮一杯热酒”这个有温度的理想。

三人的第一次同框，是在晋帝的后宫，钱弘俶不解的是，作为皇帝的石重贵为何要自暴自弃，弃天下臣民如敝履。石重贵告诉三位年轻人，天下已经不是当初的大唐了，天子就是兵强马壮者为之。但郭荣说，“当今的官家已然不讲理了，但我们还是要讲的。”这三个年轻人当时并不熟悉，这是他们最为迷茫的时刻，也是他们觉醒的转折点。

三人的第二次同框是在抵御外敌的城墙边，钱弘俶、赵匡胤、郭荣刚刚经历血战，郭荣谈及当年父亲郭威在太原时的往事，谈及他们父子的追求，“高爵厚禄无足论，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于愿足矣，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此时，东方日出，三人望着阳光下的破碎河山许下愿望：“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共饮太平年下一杯热酒。”

三人的再次同框，是第37集郭荣首次征南唐之后，郭荣说：“三年之内，得让百姓得一个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太平年景。”钱弘俶说：“只这太平年景四字，兄长，便实实在在是这天下之主。”郭荣说：“望天下烽火平息，望世人安居乐业，陌上花开，缓缓归矣。九郎，要做的事太多了。待陌上花开，我和元朗在汴梁城外等你。”钱弘俶说：“臣，钱弘俶奉诏。”此时，“纳土归宋”有了情感基础，为了太平年下饮一杯热酒。

《太平年》表现的五代十国是有名的“乱世”，剧集开篇大尺度的展示，也让人痛恨文明与秩序的缺失。剧中被反复吟唱的“太平年下饮一杯热酒”，不仅是该剧核心三人组郭荣、钱弘俶、赵匡胤的人生理想，也是《太平年》的历史叙事对文明重建、秩序重构的追求，让剧集的历史叙事增添了温暖的人文关怀与坚实的伦理支撑。

深度： 让角色承载历史重量

历史剧的生命力，终究源于鲜活立体的人物。《太平年》以细腻笔触挖掘历史人物的人性复杂度，让每一个角色都成为承载历史重量与人性温度的个体。

钱弘俶的人物弧光贯穿全剧，实现了从“贵族子弟”到“苍生君主”的精神蜕变。他起初顽劣不羁、不谙政事，直到亲眼目睹战火中百姓的惨状，内心受到强烈震撼，才逐渐觉醒君主的责任与担当。从台州治贪的果决，到权衡利弊的挣扎，再到纳土归宋的抉择，他的每一步选择都充满人性的纠结与使命的坚守，让这个历史人物摆脱了符号化塑造，变得可感可触。赵匡胤的形象同样突破刻板印象，既有开国君主的杀伐果决与政治智慧，也有对百姓疾苦的体恤、对和平统一的期许，那份权力掌控中的克制与温情，让人物更具历史真实感。

《太平年》对历史人物多维度的人性深耕，让人物群像兼具历史厚度与艺术温度，也让剧集的价值探讨更加多元深刻。其中，对冯道与胡进思两个人物的塑造颇具深度和巧思，加上演员的精彩演绎，这两个人物的表演几乎成为了剧集前三分之二篇幅中的压舱石。剧集对这两个人物的人性表达，也是《太平年》在历史剧创作领域的最大拓展。

观文周刊主办：
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